

温故

洋河滩上学滑冰

刘用良

1980年冬，在宣化河北师院上大二的我，迎来一门新体育课：滑冰。

滑冰启蒙老师是一位女教师。老师本就高挑，穿着冰鞋玉立冰面，更“真由美”。“滑冰是学校特色体育课，也是期末必考科。”她先讲根据冰刀划分冰鞋，单刀的是速滑，双刀的是花滑。然后带领我们拧腰甩胯，转手腕扭脚蹻。当时心想：滑冰课，不快滑吗？说滑冰，谁不会呀？

我的“滑冰”源于童年。家乡的隆冬，村南湾坑冻实了，和小伙伴穿着棉靴，一起去“打滑溜”。先是一溜小跑，突然一个急停，双脚岔开横向滑出，远者获胜。童年冰友中，瘦小的石头哥跑得快，停得稳，常第一。低龄的小柱也不示弱，常常是一助跑就滑倒了，惹得大家哈哈笑，连小柱哥哥也脸上无光，只好送弟弟到队尾。

正走思间，老师早已停讲，指导我们穿冰鞋、系鞋带、重心下移、站立、起步。这时，莽撞的我又出“洋相”：穿上冰鞋一迈步，就“马失前蹄”，滑了个仰八叉，一下“铲”倒老师。老师并不气馁，而是笑呵呵拉起我，让我别急

汉诗

春之歌

寒冷中，我捡拾起 折断的骨架和脱落的羽箭
不仅仅向往飞翔的蓝天 还有，我对这个世界的忠诚和爰恋
重新自己组装 我把灵魂溶入其间 用土地的肌肤与江河的经脉 用整个冬季禅坐的初性 贯通心脏的泵架 让阳光点开起死回生的藤荃
让风，从东方起步 踮起童话嫩绿脚尖 让河水咀嚼自己的碎骨 品味自封的苦咸 让海鸟一次次举起自己 向水中的鱼儿投弹
擦净天空的雾霾 用等线牵来几排归雁 山阴处，雪流淌出血 我接过太阳温柔的刀片
我要踏响地下惊雷 震醒虫卵的瞌睡 我用美酒敬献这美好的人间 让每一张笑脸醉成对联 我要让每一扇紧闭的窗户 敞开心中的温暖
抽出六九筋脉尚存的寒 默默彩排七九河开的预演 我吻过江河山川 你却摸我不见 其实，我早已站在你的双眸

<p>我有多好吃</p> <p>不知道</p> <p>咬一口</p> <p>一拽一拽的</p> <p>有些神牙</p>	<p>三</p> <p>大洼面花</p> <p>有鱼的形状</p> <p>有桃的形状</p> <p>有莲的形状</p> <p>大洼面花</p> <p>就变成了</p> <p>冰墩墩</p> <p>雪容融</p> <p>就变成了</p> <p>懒羊羊</p> <p>和喜羊羊</p> <p>大洼面花</p> <p>美，不重样</p>
---	---

大洼面花

<p>一</p> <p>大洼三绝</p> <p>第一是面花</p> <p>面花有多白</p> <p>不知道</p> <p>她赛过姑娘</p> <p>媳妇的白脸蛋儿</p> <p>在她额头的正中</p> <p>也加了一个</p> <p>喜庆的红点儿</p> <p>二</p> <p>大洼面花</p> <p>材料取自</p> <p>大洼早麦</p> <p>它吐纳了</p> <p>日月的光华</p> <p>揉进了</p> <p>大洼女人</p> <p>独有的情怀</p> <p>大洼面花</p>	<p>二</p> <p>大洼面花</p> <p>舞起来</p> <p>就变成了</p> <p>冰墩墩</p> <p>雪容融</p> <p>就变成了</p> <p>懒羊羊</p> <p>和喜羊羊</p> <p>大洼面花</p> <p>美，不重样</p>
---	---

人间

闹春

史均臣

滑，先练站稳。再看正履薄冰的同学们，就像刚学站立的幼儿，战战兢兢，哭笑不得。石山同学上冰时拿着马扎，摇摇晃晃刚站稳，脚下一滑，赶紧蹲身扶马扎……经历种种窘迫，首课初见成效：都站稳了。

滑冰示范时，老师随着音乐，两手背后，上身前倾，前脚滑冲，后脚蹬冰，冰刀划过冰面，像玻璃刀划过，立马一道齐刷刷的白痕，像在冰上作一张简笔画。老师直行似箭，转弯如星，像春燕在东风中穿行，像蝴蝶在花丛中飞舞。老师滑了两圈儿，最后前脚独立，后脚高抬与地面平行，滑出十几米，落腿收脚，一串令人眼花缭乱的单脚旋转后，一个急停，定在冰面。在惊羨的掌声中，滑冰首课完美落幕。

在老师指导下，几节课下来，我们都掌握了滑冰要领，学会了正滑、倒滑、“画葫芦”、收停。半学期下来，大家共同经历了学滑一会滑一乐滑的过程，超越自我，修成正果。从十六七岁的李奇永、冯立森、杜晓英，到年近而立的胡二广、刘云汉，考试全部过关。

晚上的冰场别有一番景象。大

瓦数的白炽灯，把厚厚的冰屑照得光灿灿、亮晶晶。毕竟不同白昼，沉醉其中的“小青”练倒滑时与相向而滑的“菜鸟”撞背摔倒的喜剧，时有上演。冰场上，惊叫欢笑声如支支火炬，为寂冷荒远的洋河滩之夜增添了生命温暖和青春活力。

同学中，多是冰场新人，少有冰坛老将。京张籍籍同学中尤其城里的，倒有些真功夫。来自北京的陈宁，不但有自己的冰鞋，鞋上装的还是跑刀。他在冰上飞翔的修长身影，是场上一道潇洒的风景。张家口的田晓莉、王晓东，宣化的李艳平，承德的付喜宗，个个身手不凡。邯郸籍舍友王冰，听名就与滑冰有缘，历经勤学苦练，竟成冰上王者。

有道是“狂风吹来人无迹，大雪飘过鸟难寻。”滑冰时，我们理会身处荒山沙丘的地理环境，刮“白毛风”时零下20多摄氏度的极寒天气和高粱米、莜面和土豆为主的饮食条件，尽情享受着冬日运动的快乐。滑冰时，腿脚驱动冰鞋，听冰刀嘶嘶划过，看冰屑飞溅，悠然滑停，像极了自由飞翔的春鸟。“我们有时间、有力量，有燃烧的

的，也是时间最长的，少的十来天，多的可以一直唱到二月二，到二月二的会结束才作罢。土台班子，行头将就，戏词现对付，演员临时凑。演员观众都熟悉，演出的时候上台台下时不时地还会互动下，相声声里的捧哏和逗哏，逗的整个戏场里时常爆发出一阵阵哄笑。

惊蛰以后，万物复苏，春风和煦，天空中多了各式各样的风筝，蝴蝶的最多，也有老鹰的、蜜蜂的、蜈蚣的、大龙的，随着时代发展增加了许多新的样式，熊大熊二兄弟等许多卡通形象也上了天。地上，孩子们由大人引领着，奔跑着，吵闹着，嬉笑着。

时间前行，原来那些爱热闹的人年龄大了，扭不动了，唱不动了。年轻人被手机迷惑着，被各式各样的缘由困扰着，走路都是匆匆，车也开个飞快。春天来了，因为京津冀禁燃鞭炮，没有了带着磺硝味的鞭炮声，喧闹的锣鼓声也逐渐销声匿迹。舞落子、扭秧歌变成了大爷大妈们日常锻炼时的广场舞，只是少了观众，也没有了茶水和水果的茶架。专业戏班子都进了戏园子，村里没人再组织，原来唱戏的那些人渐渐老去。只剩下天上稀稀落落的风筝，地上三两个放风筝的孩子，和旁边低头看手机陪伴着的大人们，还有马路上一辆辆疾驰而过的汽车。

眼一板地拼起来，速度快得惊人，不一会儿就只剩最后一片了。我想拼上去可怎么也拼不上去，仔细一看，呀！拿反了，犯了一个小儿科的错误。

接下来拼履带，这可是个难活儿，150多片得一片一片接起来，拼错一片满盘皆输！自己暗暗加油：仔细再仔细！用时一小时终于OK了。

最后重要的一步：拼炮塔。这个炮塔得先做挡板，左边很简单一会儿就拼完了，可拼右边时遇到了点问题。这时已经是中午，妈妈已经是第三次喊我吃饭，再不去妈妈会生气的，于是我三下五除二吃完了饭，继续拼。可右边那块挡板找不见了，我左找右找，前找后找，就连垃圾桶也翻了遍，急得我满头大汗。怎么办啊，只听老妈说：“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哎呀！原来一直在我手里攥着呢！最后我把炮塔插在车身上。“成功了，我的坦克老弟诞生了！Very good！”我兴奋地蹦起来。

这套装乐有两个拼装方案，一个是M1A2坦克，另一个是履带悍马。我打算端午小长假把坦克老弟大卸八块拼成悍马，老弟Sorry！但有一天我会把你再拼回来，因为你太帅了，你永远是我的“老弟”。

作者系运河区黄河路小学5年级七班学生

首先拼车身，我看着图纸一

信念，我们渴望生活，渴望在天上飞。”王蒙《青春万岁》上的诗句，恰是对滑冰青年的艺术寄语。

冬阳灿烂，北风劲吹，正是滑冰好天气。“小老弟，滑冰去啦！”周日上午，肩搭冰鞋的舍友喊我走出烧煤取暖的低矮平房，直奔文史村南的冰场。笨重的棉衣，厚厚的手套，一双滑冰鞋，简单的装备，就是40年前洋河滩上滑冰人的标配。最是同学滑冰帽，色彩样式时代鲜明。男生帽以绿、蓝、灰、黑为主，样式上不管是绿色栽绒军帽，还是东北特色的狗皮帽，冰场上像一个个快速游动的大蘑菇；女生帽多是纯毛线编成，赤橙黄绿青蓝紫，冰场上像一朵朵随乐飘舞的花。从院部、文史村、数外村和家属院涌来的师生，戴着“大蘑菇”，顶着“七彩花”，伴着曼妙的《溜冰圆舞曲》，共赴冬日盛会，一起冰上起舞。这种难得的浪漫情调，体现着激情燃烧的年代特有的豪迈和乐观。见过文史村食堂一位师傅也来滑冰，他平时戴一顶洁白的厨师帽，那天却戴一顶像苏联红军戴的那种紫色冬帽。师傅滑得虎虎生风，令我相形见绌、顿添敬意。椭圆形的冰场也是同学们交友谈心的乐园。是否有“冰为媒”的姻缘已无从查考，但冰场“他乡遇故知”——我高中的同桌王长岭（化学系79级），却是意外之喜。

滑冰是一项危险系数较高的项目。很少听说哪位同学滑了一天没摔跟头；倒常见有同学走路一瘸一

的，也是时间最长的，少的十来天，多的可以一直唱到二月二，到二月二的会结束才作罢。土台班子，行头将就，戏词现对付，演员临时凑。演员观众都熟悉，演出的时候上台台下时不时地还会互动下，相声声里的捧哏和逗哏，逗的整个戏场里时常爆发出一阵阵哄笑。

惊蛰以后，万物复苏，春风和煦，天空中多了各式各样的风筝，蝴蝶的最多，也有老鹰的、蜜蜂的、蜈蚣的、大龙的，随着时代发展增加了许多新的样式，熊大熊二兄弟等许多卡通形象也上了天。地上，孩子们由大人引领着，奔跑着，吵闹着，嬉笑着。

时间前行，原来那些爱热闹的人年龄大了，扭不动了，唱不动了。年轻人被手机迷惑着，被各式各样的缘由困扰着，走路都是匆匆，车也开个飞快。春天来了，因为京津冀禁燃鞭炮，没有了带着磺硝味的鞭炮声，喧闹的锣鼓声也逐渐销声匿迹。舞落子、扭秧歌变成了大爷大妈们日常锻炼时的广场舞，只是少了观众，也没有了茶水和水果的茶架。专业戏班子都进了戏园子，村里没人再组织，原来唱戏的那些人渐渐老去。只剩下天上稀稀落落的风筝，地上三两个放风筝的孩子，和旁边低头看手机陪伴着的大人们，还有马路上一辆辆疾驰而过的汽车。

眼一板地拼起来，速度快得惊人，不一会儿就只剩最后一片了。我想拼上去可怎么也拼不上去，仔细一看，呀！拿反了，犯了一个小儿科的错误。

接下来拼履带，这可是个难活儿，150多片得一片一片接起来，拼错一片满盘皆输！自己暗暗加油：仔细再仔细！用时一小时终于OK了。

最后重要的一步：拼炮塔。这个炮塔得先做挡板，左边很简单一会儿就拼完了，可拼右边时遇到了点问题。这时已经是中午，妈妈已经是第三次喊我吃饭，再不去妈妈会生气的，于是我三下五除二吃完了饭，继续拼。可右边那块挡板找不见了，我左找右找，前找后找，就连垃圾桶也翻了遍，急得我满头大汗。怎么办啊，只听老妈说：“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哎呀！原来一直在我手里攥着呢！最后我把炮塔插在车身上。“成功了，我的坦克老弟诞生了！Very good！”我兴奋地蹦起来。

这套装乐有两个拼装方案，一个是M1A2坦克，另一个是履带悍马。我打算端午小长假把坦克老弟大卸八块拼成悍马，老弟Sorry！但有一天我会把你再拼回来，因为你太帅了，你永远是我的“老弟”。

作者系运河区黄河路小学5年级七班学生

拐或脸上淤青。同班一女同学滑冰摔伤住院，其余友李晓琴，班长高占莽，男同学李艳平、康健智等送她到宣化医院。因骨折，该同学寒假也未能回家，家住宣化的李艳平主动承担了照顾女同学的部分义务，直至痊愈。滑冰过程凝结着真挚纯洁的同窗情，也是洋河滩珍贵的集体记忆。

今日想来，应该感念母校的。一是因陋就简建起滑冰场，开设滑冰课，引导来自各地、年龄不一的学生由被动上课到主动参与，在冰天雪地的极寒天气中，以火一般的热情投身冰上运动，切身体验到冬滑的快乐；二是寒假时允许学生借用冰鞋，回到家乡继续滑冰，让我们巩固体育课学习成果。

在惯于“猫冬”的北国，让更多人到户外参与冰雪运动，于强身健心大有裨益。当年洋河滩上的大学生，就是冰雪运动的终生受益者。只开了半学期的滑冰课，让我们尝试了一个新颖的体育项目，体验到冰雪运动的魅力和美丽。毕业后几十年里，多少次在雨雪泥泞中步行，险些摔倒之际，后脚迅速跟进，与即将失衡的前脚下意识并拢成了丁字形急停，竟然都有惊无险，躲过了一场场后果难料的滑摔。侥幸之余，怎能不感谢母校的滑冰课呢。

洋河岁月不褪色，滑冰梦想永生辉。如果说，童年时的“打滑溜”给我一个晶莹的记忆；那么，大学时代的滑冰，则赐我一段绚丽的青春。



纯真的时光（版画） 马良芬 作

汉诗

遥望故乡

<p>梦里再次见到故乡的老街</p> <p>知道他承载了很多——</p> <p>有天真的诱惑</p> <p>有无邪的欢笑</p> <p>有迅速的惶恐</p> <p>有沉甸甸的为什么</p> <p>这些年，老街变化最大</p> <p>路面上柏油替代了泥土</p> <p>沿街的房子失去了茅草的朴素</p> <p>奔跑的孩子、陌生的面孔</p> <p>欢快地延续着古老的乡音</p>
<p>村口那棵老树高耸云天</p> <p>多年前，我双手抚摸过它的枝干</p> <p>多少年的风风雨雨</p> <p>它把亲历的悲欢凝聚成——</p> <p>一车车的收获</p> <p>一步步的沧桑</p> <p>多少年过去，它没有离开</p> <p>依然在默默守护这方水土</p>
<p>故乡的水甜，家乡的人亲</p> <p>旧熟的人还是不老的脸庞</p> <p>故土饱满的热情</p> <p>在语言和目光里绵延</p>
<p>日子好了，脱贫了</p> <p>政府帮扶力度大了</p> <p>村民建档立卡了</p> <p>农村合作医疗能报销了</p> <p>村子里大学生比例增高了……</p> <p>这轻轻地诉说</p> <p>歌一样高亢，诗一样婉转</p>
<p>乡愁是诗人的邮票</p> <p>是遥远的海湾</p> <p>我的乡愁，</p> <p>是疫情阻挡里</p> <p>最深情的回望</p>

味道

二月二手擀面

刘文杰

出了正月，就是二月二龙抬头。不知从哪朝哪代开始，二月二龙抬头就兴起了推龙头、吃龙须面。一大早妻子就嘱咐我：“中午吃面条，回来记着买回手擀面和菜码。”

临走我给妻子一个惊喜：“手擀面咱不买了。你把面和好，回来我也露一手，我来擀面。”妻子回我一句：“说了30年了，没见过你擀过一回。”今天怎么也要兑现几十年的承诺。我以前总是推脱：案板小，擀面杖太短，擀饺子皮儿还差不多。我就算有十八般武艺，台子有限，要把不开场子。

二月二龙抬头，儿子一家也和我们一起宅在家里，必须践诺，一进门我摘下口罩换上拖鞋，直奔厨房，妻子把面好好了，面在瓷盆里醒好了，就等我露一手了。我麻利儿地挽袖子擀胳膊，净手揉面。俗话说，“软面饺子硬面汤”。好吃的饺子皮儿要软，要想面条筋道好吃有嚼头，和面时可放点盐，但水一定要少放。面要醒好揉透，那样做出的凉面才筋道爽滑。要想吃到好面条，擀面就得使出十二分力气。

双手握一根擀面杖，双膀用力在案板上压住厚厚的、瓷实的面剂子狠劲儿地碾压，擀面杖由中心向四周铺展、压薄、擀圆，直到面剂子铺展得足够裹住擀面杖，将白面厚饼层层裹在擀面杖上。擀面杖滚动起来“呼呼”生风，逼出了年轻时的“精气神”，擀面条才渐入佳境。

此时孙女凑过来，揪一块面剂子扬起小脸嚷着要小擀面杖，擀个饺子皮儿、或干脆捏个“四不像”，儿子、儿媳凑过来惊奇地问擀面条跟谁学的？我应声说道：“跟你奶奶和我奶奶学的。”10多岁我就会做凉拌面条了，这还真不是虚言。

记得40年前，在农村老家，母亲、奶奶擀面条那就是家常便饭，看久了也敢上手，人小力气弱，起初是好奇心使然，后来就上瘾了。“农家子弟早当家”，生活的磨砺已然使我和弟弟们早早就学会了做农家饭，包括蒸馒头、贴饼子和煮粥……

经过长期的观察，我发现奶奶和我母亲不但性格大相径庭，有处事内敛和外向之分。奶奶包饺子是捏饺子，左手拿饺子皮，右手将一箸子馅儿轻轻地放在皮儿中间，合上，折叠，饺子皮儿对齐，再一点点捏上，饺子瘦而且整齐，用高粱秆排列缝制的圆团排盖上饺子摆列成一圈圈银鱼。而母亲却把箸子深深地往菜馅儿盆里一挑，馅儿满满地堆在饺子皮儿上，双手一挤，将“超高”的馅儿挤进皮儿里，大馅儿饺子胖乎乎的像一个肚大收口紧皱的袋子。再看母亲手指肚和手掌虎口处粘上不少的馅汁和菜叶，摆在排盖上就是一圈圈又白又圆的“小猪”。

擀面条奶奶和母亲更是天壤之别：奶奶瘦弱力衰，擀起面条来慢、静，手不离擀面杖，边擀手掌边向左右方向抻面，而且经常展开面剂子撒面粉、不停地旋转面剂子360度碾压，使之薄厚均匀、面片火圆。

母亲干什么事情都是风风火火，擀面条也像打仗：压面剂子狠狠地，三下五除二就铺展开来，卷到了擀面杖上，推出去撒手，拉回来猛拽。几次强力碾压面皮儿就长出了擀面杖，成了擀面杖的“裙摆”和飞边。摊开面皮儿就铺满了案板，只是厚薄不一，是歪长的、不规则的椭圆形，而母亲的袖口和围腰上早布满了面粉。

想着奶奶、母亲的趣事，我的手不停地擀着。想想我擀面的方式，既传承了奶奶擀面的技法，边擀边向两边抻面，又继承了母亲力量型擀面的刚猛。展开面皮儿，高扬起手，颗粒白面粉一撒，眼前顿时白雾弥漫，就像一条小白龙在撒云烟雾。

撒向面皮儿的白面粉未“硝烟未尽”，我就疾疾地前推后拉，左抻右拽。来回往复地擀面、撒面粉、旋转面皮儿，面皮儿慢慢地变薄、变大，汗水也慢慢在后背、腋下生津浸出，终于在额头生成热气腾腾的汗珠子，“啪嗒”地砸在干面粉上，又激起浅浅的白雾。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块浑圆堆玉、瓷硬如磬的面剂子经过我“磨杵成针”的执著和功力，面剂子逐渐铺展成“水面上平展展的荷叶”。

把荷叶一样硕大的面皮儿正反折叠叠堆积起来，折叠一次撒一次粗颗粒的白面，垒上五六层。右手轻轻按压在面皮儿的长龙上，我左撇子的手拿起菜刀，手退刀进，双手配合默契。嚓嚓面条切好，安顿好刀具，双手轻轻抓起一层层如春龙一样盘踞的面条，举起、抖开，白色云雾中，那一根根面条虽然比不上龙须面，也像是一条条挣扎升腾的龙须，惊得儿子、儿媳定睛地瞧，孙女开心地笑，妻子心满意足忙着下面条。

二月二真的就是龙抬头了。

